

由「過客心態」到「主人心態」

——剖析「大陸人意識」

我在「傳統的反省與批判」一文中提到，真正能够在臺灣生根的文化，只有鶴佬文化、客家文化、山地文化三個系統。這是事實，並沒有排斥大陸人的意思，但已經引起一些自認爲「外省人」的抗議。他們說大陸學者來臺之後提昇了臺灣的文化水準，大陸菜提昇了臺灣菜的水準……怎麼說大陸文化沒有在臺灣生根呢？

我想這些朋友把我的意思弄攪了。我是說大陸文化沒在臺灣生根，並沒有說大陸人對臺灣文化沒有貢獻。大陸學者來臺，無論是教漢文化或教世界文化，都不是大陸文化。臺灣本來就有漢文化、世界文化，這些大陸學者來臺執教，只是「提昇」了臺灣的漢文化、世界文化水準，並不是說他們所教的是成體系的大陸文化。我們並沒有看見有一羣大陸人在臺灣某個特定地區過著大陸某一省本來的文化生活。比如山東人，在臺北青島東路過著山東傳統文化生活，或者南京人在

南京東路過著南京人的傳統文化生活之類，就像中國人在美國某個地方過著傳統中國人的文化生活，所以叫唐人街一樣。並沒有這種事實！我們所見的是大陸人來臺之後，一代一代地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無論是血統、語言、風俗習慣都已喪失了第一代的特色。這些大陸人，尤其是在臺出生而身份證上記載著大陸籍的所謂外省人，其實已經不再是大陸人，而是臺灣人了。

在現在的臺灣，「大陸人」只是個抽象名詞，一個意識型態。這個「大陸人意識」或者「外省人意識」，一方面是懷鄉意識的自然傾向，一方面是身份證記載的「籍貫」和一個統治階級的優越感所塑造造成的。可是試想，一個在血統上、語言上、風俗習慣上完全喪失山東人特色的山東人，可以仍然稱為山東人嗎？一個祖母、母親都是臺灣人，沒有見過廣東，純粹過著臺灣傳統生活的小孩，可以因為祖父或父親是廣東人便稱為廣東人嗎？所以我說在臺灣，「大陸人」或「外省人」只是個抽象名詞，是被塑造的意識型態。一個意識型態若是無根的假象便沒有意義。

「祖籍大陸」與「臺灣人意識」不衝突

「祖籍」是一個只可懷念不可當真的觀念。如果因為祖籍在大陸便永遠不承認自己是「臺灣人」，那麼現在臺灣有七成多人口自稱來自福建，有一成多人口自稱來自廣東，有三十萬人口可能來自菲律賓，難道我們都要自稱是福建人、廣東人、菲律賓人，而不是「臺灣人」嗎？而事實上我們不但是臺灣籍，並且「意識」到自己是「臺灣人」，是不是我們都錯了呢？如果不錯，那

麼爲什麼大陸來臺的晚期移民不能坦然的說：「我也是臺灣人」呢？爲什麼只有「臺灣人意識」是有罪的、「外省人意識」就要受到保障呢？

當然，懷鄉意識是值得讚揚的，人總不能數典忘祖。山東人的子孫豈可忘記祖先來自山東？山西人子孫豈可忘記祖先來自山西？可是「我是臺灣人」和「祖籍」山東或山西，並沒有衝突呀！當筆者說「我是臺灣人」的同時，我並沒有忘記我的祖先來自福建省南安縣英都。爲了紀念祖先，我們歷代祖先的墓碑上都刻著「南安」二字。大陸來臺的晚期移民，何時才能在先考妣的墓碑上刻著祖籍，而同時坦然的說：「我是臺灣人」呢？

大陸人已變成「臺灣人」

塑造「大陸人意識」的第二個重要因素籍貫欄上記載的「籍貫」，是荒謬的。我舉個很有趣的實例。有一位福建惠安人，姓張。張先生的哥哥於日據時期來臺依托他的宗親，當時他這一位宗親是臺灣籍，自稱是「臺灣人」，張哥哥是沒有歸化臺灣籍的「中國人」（歸化不太容易）。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了，他自然的歸籍臺灣，他的子孫今天也變成臺灣人。可是這位張弟弟只因爲趕不上光復前來臺，光復後來臺的都變成「外省人」，他的子孫是福建人，他的子孫的子孫世世代代都是福建人，永遠不能歸化臺灣籍。張先生雖然講鶴佬話，可是他的子孫因爲有「大陸人意識」，所以都不願講鶴佬話，因爲「國語」是「外省話」，只有臺灣人才講「臺灣話」（其實俗

所謂「臺灣話」就是鶴佬話——閩南話）。

光復至大陸淪陷之間，大陸人大批遷臺，其人口在一九五〇年時有五二・五萬弱，當時全臺人口共七五五・六萬弱，所佔比例不到百分之七。這是比較正確的比例。後來外省人比例逐年增加，現在已經超過百分之十，增加的原因是外省人來臺的多半是光桿兒，娶了本省女人，太太兒子都入了外省籍。如果採取籍貫屬地主義，這批虛假的人口都將歸入「臺灣籍」，而為「臺灣人」。真正的「外省籍」人口，隨著年齡增加，自然凋零，到今天恐怕剩下不到四十萬。所佔人口比例，依今天一千九百餘萬的臺灣總人口計算，大約不會超過百分之二。膨脹出來的人口不正是籍貫政策下的產物嗎？

不能有統治者的優越感

塑造「大陸人意識」的第三個因素恐怕是最嚴重的。許多外省人嘴裏不便說，心裏有一種統治者的優越感，因為當官兒的都是外省人，外省人地位高嘛，人往高處爬，誰想當臺灣人，才不優哩！這是很可笑的心裏。人家當官兒又不是你老子當官兒，你優越個啥？如果有這種優越感而恥於認同臺灣，自外於臺灣人，這種「外省人意識」本身便是可鄙的。當年日本人在臺灣，優越感也是很重的，就連下層工人，也不可能培養「臺灣人意識」，自稱是「臺灣人」，因為日本人是統治者，有種種實質的優待，比如同樣做工，日本人便加六成的津貼。日本人表明了臺灣是

日本的殖民地，他們自然有優越感。你有優越感，難道把臺灣當殖民地不成？在中國，統治者的優越感總是無法持久，好比東晉南遷時，北方人稱為僑姓，自以為高人一等，蔑視江左人的國姓，後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都變成江左人了。

認同臺灣不必放棄家鄉文化

外省人不能認同臺灣的另一因素，可能是文化的問題。有些外省人不能接受臺灣文化，尤其是「臺灣話」。他們所謂的「臺灣話」不過是臺灣「鶴佬話」而已，臺灣話其實還應包括客家話、山地話。

其實大陸晚期移民要培養「臺灣人意識」，不一定非得要接受臺灣鶴佬話不可。客家人、山地人並不都會講鶴佬話，可是他們還是臺灣人。我倒不排除外省人把大陸傳統文化帶到臺灣生根，好讓我們也來欣賞大陸各省不同的文化色彩。有許多省份在臺灣成立了同鄉會，教導自己的子弟地方戲曲，我們很慶幸能够在臺灣欣賞到大陸的藝術。可是這些文化活動，到後來部份會變成臺灣文化的一部份，大部份會失傳，將是很可惜的事。我勸大陸人認同臺灣，並沒有說一定要大陸人放棄自己祖先的文化，這完全是兩回事。

值得憂慮的是，大陸地方文化無法在臺灣找到地盤生根，有人便因此不希望臺灣人有根。教臺灣人不要講方言，便是一個實例。語言是文化的根，沒有方言那有地方文化？地方文化是活文

化，反而文獻上的文化才是死文化，把各地方的活文化弄死，中國還有什麼文化？人總是要過著文化生活。傳統地方活文化死光光了，那裏找文化？你們說「國字號文化」好，可是好不好是一回事，美國文化再怎麼不好，却是強勢文化，既然要重新找活文化，為什麼不移植美國文化，要你的「國字號文化」？

大陸地方文化無法整套地在臺灣生根，這是形勢所逼，沒辦法的。因為文化要人去傳承，人生活在地上，有土地才能生根。大陸人本來就是少數，全大陸三十五省，各省人分散各地不能集中，那有辦法生根？臺灣的漢人也不純是漳泉人、客家人，潮州人和福州人也不少，可是光復前來臺的潮州人、福州人那裏去了？不是消滅了，被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吸收了；即使是客家人，有一部份饒平客、詔安客、平和客，移民來臺，在桃園北部、彰化東南部、雲林縣北部、嘉義北部和漳州人混居，統統都變成「鶴佬客」；住在客家區的，和四縣客混居的就變成「四縣客」，和海陸客混居的就變成「海陸客」。

由互相鬥爭到互相尊重、互相關懷

當然，臺灣的民族融合有三四百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中也發生過許多的流血鬭爭，鬭爭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移民各自懷着「漳州人意識」、「泉州人意識」、「客家人意識」、「山地人意識」，於是漢番相拼、漳泉相拼、閩客相拼，無有止息。直到臺灣割日以後，大家才發覺，

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無論屬於什麼系族，他們的命運都是悠戚與共、息息相關的。於是大家發生了「臺灣人意識」，由互相鬥爭，進而互相提攜。直到今天，三族之間終能以互相尊重、互相關懷的心情互相對待。這是歷史的必然結果，只是來得早，來得晚而已。

無奈國民政府所採取的是籍貫屬人主義。加以身份證籍貫欄的明白記載，統治者的優越感，種種心理因素限制了大陸人歸化臺灣，加入臺灣人大家庭的自然融合。「臺灣人」與「外省人」的劃分完全是政策下的產物，「臺灣人」與「外省人」的矛盾從長遠的歷史看來只是短暫的一齣悲劇而已。

莫作意識型態的俘虜

「外省人」為什麼不把眼光放遠一點？為什麼生於斯、長於斯，並且準備在此落地生根的「外省人」，甘願作「外省人意識」、「大陸人意識」的俘虜，而不願認同臺灣、歸化臺灣呢？

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大陸晚期移民要在名義上歸化臺灣，亦即籍貫欄改填「臺灣」，也許不可奢望，但我們可以在心情上，意識型態上認同、歸化臺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拋棄「過客心態」，舒暢地以「主人心態」參與臺灣事務，跟所有臺灣同胞携手共創優美的臺灣文化。如果一直自認過客，雖然沒有人強迫你一定要認同臺灣，但是，試想，一個過客有什麼權利干預主人家的事？如果客人不識相，想多插嘴，主人生氣了，客人還待得下去嗎？所以身處臺灣，心在大

陸，對「外省人」來說，絕對只有不利，不會有什麼好處。

受恩深處便是家

大陸人移民臺灣，就像嫁過來的媳婦一樣，雖然婆媳之間難免發生過爭吵，總歸是夫家的人，實當以夫家爲念，不宜日夜思戀娘家。所謂「休戀故鄉生處好，受恩深處便是家」，鶴佬人、客家人都是過來人了，這經驗非常值得珍視，如果「外省人」和「臺灣人」都能接受這經驗，像鶴、客兩族終於成一家人，那是多麼溫暖。

如果我們反其道而行，固執其「外省人意識」、「大陸人意識」，甚至「統治者意識」，另一方面又反對「臺灣人意識」，要所有早期移民也自認爲「外省人」、「大陸人」，這是違反自然的，不可能的事，你說是嗎？